父亲喜欢吃鱼

□董改正

父亲老了，口味却刁钻起来。

他不吃鸡，不吃鸭，说鸡鸭总局促在一起，有一股子屎尿气味。他更不吃牛肉，因为这些年，他每年都要养一头牛，让我卖去北大荒，说那里良田万顷，正是壮牛大有作为的广阔天地。他总是骄傲地跟人炫耀："我的牛养得好，卖得贵，八千块一头呐！"其实那都是我骗他的。但他一年到头那么认真地放牛，带牛吃带露的嫩草，送牛睡干净的牛棚，夏天晚上牛还享受落地电风扇整夜地伺候着。整个董庄，仅他一人，仅此一牛啊。

父亲吃猪肉。只是他总嫌猪肉没有以前好吃。父亲说，还是鱼好吃。当然，那得是野鱼。有一回我买了一条大鳊鱼，三斤七两，精心烹制好了，屋顶上立刻围来七八只猫，嗷嗷待哺的，叫得凄惨。母亲指着那条大鱼，线条优美，色泽油润，葱花简直就像给它穿上了一件碎花小裙子。"呶，你大儿子买的，亲手做的，吃吧！"他伸鼻子过来闻闻，说："一股子泥浆气！不吃。"

五叔在塘里车水，塘干了，拿草帽子舀了几条鱼，巴巴地送给他大哥。父亲立刻乐得眉开眼笑："这个好吃，这个好吃！"这个的确好吃。记得七岁那年的腊月，我不知怎么就来到一个大塘边，见好多人在车水。塘水渐渐浅了，看到乌泱泱的鱼脊了，闻到满塘鱼腥气了，鱼着急起来，游过来，游过去，扑腾跳起来，又扑腾落下去。不知谁喊了一声："下水捉吧！"塘埂上穿连裆靴的年轻人便大呼小叫地跳下去，大鱼小鱼虾子乌龟老鳖，一并捉起来放在竹围栏里。顿时，银光闪烁，大鱼砸小鱼，小鱼瞎蹦跶。到分鱼的时候，每家五斤，有人喊我："喂，你哪家的？怎么没拎篮子来！"我正懵懵懂懂，有人说："你把裤子脱了，裤脚扎紧，能装下。"我果真就脱了。我记得当时里面穿的棉裤还是开裆的，多少年后，我仍记得那种寒风吹彻的感觉。其实那是邻村的塘，乡亲们也知道我不是他们村的，但是他们还是分给我了。那天我扛着鱼回到家，把父亲高兴坏了。他把骑在我脖子上的两个裤腿拿下来，把里面的鱼倒出来，嚯嚯，一地银光！

父亲喜欢吃鱼，但那时他总是忙，没工夫去抓鱼，多数时候都是我拿着渔网四处"踩鱼"。所以父亲不到万不得已，一般不会打我，弟弟就没有那么好待遇。每年春夏两季犁田的十天左右时间里，父亲挎着犁辕出征前，也会从屋梁吊钩上取下一个淘米箩扔到我面前，说："捡泥鳅去。"他自己套好牛，将犁斜斜插入收割后只剩下稻桩的稻田里，看我一眼，却大声呵斥牛："走！"然后便直着身子，大声吆喝着，扬起长长的鞭子。天空碧蓝，河水粼粼，雪亮的犁铧切开沃土，刨花一样翻卷在一侧，藏身在泥土里的泥鳅黄鳝顿时惶惶然大白于天下。我只需要如同摘豆角一样，跟着牛犁，将它们捞进淘米箩里就行。那时候田地里都不用化肥农药，与稻子休戚与共一个季节的泥鳅此时个个扁圆粗壮，色泽暗黄，如同低调的鎏金。这样的泥鳅只需要晒酱一勺、蒜头八九个、辣椒若干个，烧出来，那个香，那个味！吃过了，你会觉得天下无敌。

父亲对我捡泥鳅的能力赞不绝口，"摘豆角"这个比喻便出自他。令人遗憾的是，田里的泥鳅渐渐少了，终于一条也看不到了，只有水蚂蚱四处惊慌乱窜。父亲的眼也随着黯淡下去。我十二岁那年夏天，父亲习惯性地伸手去摸箩子，却没再叫我，只叹息一声，径直走了。从此，父亲昂首挥鞭、我低头拾捡成果的画面消失了。傍晚回家，再没有一碗喷香的泥鳅可以犒劳一家人的肠胃了。

那时，村里很多壮劳力都已外出打工三四年了，旧屋纷纷推倒，盖起两层的预制板小楼。父亲也不得不去打工，听说，主要是因为母亲骂他——当时大家在二楼上纳凉，既无蚊虫叮咬，更有八面来风。父亲把稻子在二楼平台上铺晒开来，母亲在一旁，先是劝，再是闹，接着大骂："人家都出去了，你还在家等着吃泥鳅是吧？"父亲涨红了脸，想反驳，终于叹了口气："我去。"

第一次出门，三个月，父亲挣了两百块。那是1987年。时值隆冬，一身破烂的父亲把钱交给他欢天喜地的妻子之后，举起他从宁波带回的九条海鱼中最大的一条，形似秋刀鱼，烟灰色的鱼肚子已经化了，腥气逼人。父亲却两眼放光地说："这鱼好吃，没刺，经煮，煮得越久越入味。"仿佛那是九枚鱼形勋章。那是我第一次吃到海鱼。后来才知道，在宁波，这种鱼几乎是没人吃的。

父亲并不愿意出去打工。他害怕城市交错复杂的路、一模一样的房子，还有那些陌生、淡漠的面孔。他总想赖在家里，赖在田地里，哪怕田里已犁不出泥鳅了，垄沟里已踩不到小鱼了。母亲最终沉默了，只怨自己命苦，不再逼他。

1993年夏天，放暑假的我回村帮父母双抢。割完稻后，已是暮色四合，垄沟里水色凝碧。我们沿着阡陌走上圩埂，准备回家，父亲性憨，落在后头。我们便坐在大闸高大的水泥墩上等他。他忽然从路上消失了。我心下一凛，慌忙扔掉手上的东西，朝父亲的方向跑去。却见父亲站在高大的水渠孔洞里，手上抓着两条硕大的鲫鱼。洞里阴凉，水波烁烁晃在他的身上，他只呆呆地站着，任凭那鱼啪啪地拍打着他的手，鱼鳞一片片溅到他的脸上，使他看上去更像一条大鱼。最终他弯下腰去，将两条鱼放回水里。鱼搅出两股浊黄，消失在水草间。我呆呆地看着父亲，这可是野生大鲫鱼，鳞片都是金色的，煮熟了肯定无比鲜美。父亲为什么要放了它们？

就在那一年，父亲决定回到他的祖居地，回到他五个老去的兄弟和八十岁老母亲的身边。他的决定出人意料，母亲居然难得地同意了。我一直在揣摩父亲作出这个决定与那两条鱼有关联，但直到今天我依然没有答案。

我并不了解父亲。那个敏感年纪的我总是怨他没有别人能干，恨他只知道守住几亩地，不懂得变通，不懂得与时俱进。后来我出去读书了，也从来不懂也不愿去了解父亲的内心需求。我们的父子关系，一直限制着我们的沟通。就在今天，他又拒食了我带回来的大鳊鱼，却坐在屋檐下吃着他五弟送来的野鱼。这时，侄儿在二楼喊我："大伯，你给我讲个故事吧。"就见父亲仰起脸，笑眯眯地看着楼上的孙子，吐掉嘴里的鱼刺，含含混混地说："爷爷跟你讲，从前有一个猎人，他的名字叫海力布，有一天他打猎，救了一条小白蛇……"我突然想起，这个故事他曾经也给我讲过。我记得是在雪夜里，雪子打得屋顶啪啪作响，我们围坐在火桶边。母亲说起某人救了一只白毛大仙（老狐狸），后来便荣华富贵了。父亲则说："我也给你们讲个故事吧，从前有一个猎人名叫海力布……"

慢慢地，那个在雪夜里讲故事的父亲和现在坐在阳光下吃着鱼的父亲，在我心里融合起来。我说："爸，你小心鱼刺，我来替你讲吧。从前有一个老爷爷，那时候他还不太老，有一天傍晚，他救了两条蹦上岸的鱼……"我没有看他，但我知道他在听，在看着我。我的心里水汽泱泱，苍茫一片……侄儿趴在楼上栏杆处，急不可耐："后来呢？那两条鱼是不是龙王三太子和四太子？"

我看见，父亲笑了。

乡音

行探西京古道

□会来

西京古道，是我的韶关之旅最后一站。

当时我们七人一车，从民宿出发，沿着南水湖驶上"京港澳"高速。一路见崇山峻岭，分层相叠，云雾交织。音响里放着一首《平凡之路》，尤其贴合情境，这里的确没有大城市的车水马龙，没有鸣笛，没有嘈杂……但进入环山公路，弯道之多，十分考验司机的技术。远山深处，南水湖已渐行渐远，但仍能望见湖中有岛屿，岛上有云雾，层次分明。偏天气阴沉，虽无阳光，却十分清朗，得见此难得之景。

到达导航所指的终点，是一个岔路口，有往南北而去的两条山路，路旁有一巨石，写"西京古道"，还有一木制站台，凌空而建。上台远望，即为南水湖风光，那是广东乳源著名八景之一，自是灵气逼人。

又见有路碑立于古道交界处，上书"早降麒麟，右通大桥，左通北境"。我们分队而行，一上一下，一左一右。我随向下而行者同行，要沿石砌阶梯，去遭遇千年沧桑，那阶梯上青苔满布，又遇雾雨天气，行走起来难度极大。一路只见桃树丛生，叶落铺道，黄作冬泥，越走越觉古道之长，坡度之大，加上雨渐渐大了，再往下恐生变故，我们只好匆匆回程，往公路上去与另一队人马会合。忽遇一对夫妇于站台之上合影。上前询问，竟是一对美术界大家伉俪。如此缘分，让众人皆激动万分，互表探寻古道之收获，留得一句："真心所在，哪里都是古道。"

道谢告别，我们也与大部队会合，便原路返回。回到民宿，得老板引路，得知古道另一起点竟就在离民宿不远处。一行人又鼓起勇气，要再探古道。

平路起道，却与梅关道路相似。到长兴街遗址，全是青石铺路，据说曾被洪水冲垮，幸得修复，昭其历史；行过长兴街，遇韩坑石景。此处经过流水冲刷，呈喀斯特地貌，有"万千石笋拔地起，森严刀剑指向天"之壮观。"韩"即指韩愈，他因被贬潮州经行此道，故此得名。再行几步，闻流水如珮，有泉水从山中流淌至山脚，一路呈瀑布状缓缓、层层而下，落差仅数米，更觉风情万种，温柔灵动；过韩坑桥，此桥为青石所拱，因跨韩坑而得名；自此往东北方向而行，又到麒麟山古道，传为南岭观音随行麒麟神兽所化。拾级而上，终于来到半山腰转角之处的会仙亭，据说此处离高灵仙洞路已不远，可闻"仙乐"，只是路途开始越发崎岖。

再攀再转，再歇再行。一处巨大岩洞拦于眼前，腾云驾雾，若麒麟张大口，高大威严，气势非凡。一番观摩远眺，敬畏满怀，便由此下山。

回程路上，竟然迷路，然有惊无险，一路踏石往前，游行若梦。想来所踏之处皆为古道。所谓历史，正在路上。

《乡音》栏目欢迎投稿。稿件要求具有纪实性，以散文随笔为主，紧扣岭南文化。投稿请发至邮箱：hdjs@ycwb.com，以"乡音"征文为邮件主题，并请提供详细个人信息。

大美中国

望儿山上『慈母石』

□文/图 郭义海

辽宁营口有个鲅鱼圈区，那里有个老镇叫熊岳，熊岳有座名山叫望儿山。山不在高，有仙则名，这座小山也因为这份"母爱"在东北闻名遐迩。

踏入景区大门才知道，原来这里不仅有名山，还有一个母亲湖。更确切地讲，这里还真是"母爱景观"的大集合——母亲湖碧波荡漾，小桥流水，亭台楼榭间摆着各种惟妙惟肖的雕塑小品，都是以母爱为主题，十分雅趣。这里还有座正觉寺，庙宇古老，红门黛瓦，十分庄严肃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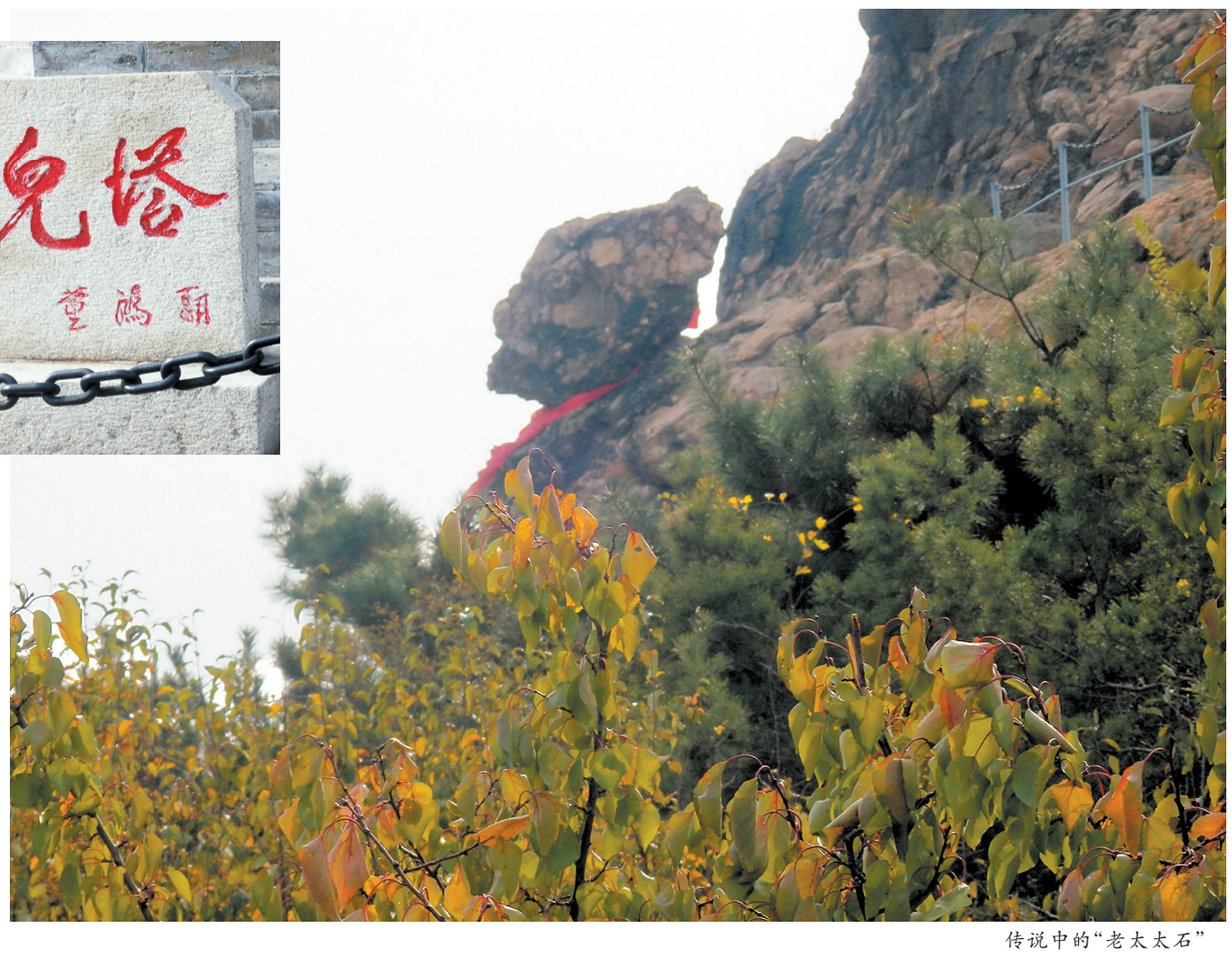
山脚下的停车小广场上，竟然还有个母爱文化邮局。这个名称可不是自封的，而是属于中国邮政系统统一规划的。想必这样的邮局，无论在中国，还是全世界，应该都是独一无二的。我们下车沿着小路径直走去，抬眼便是望儿山。与国内外的名岳大山相比，它充其量就是个山丘。平原之中孤山独立，高度其实只有80余米，却不知为何，让人感到伟岸，心生敬仰。可以拾级而上，很快就发现这山的与众不同——山上岩石有的呈红褐色，有的黄色中略带暗红，竟是亿万年前火山爆发后留下的杰作——从地质学上讲，这属于丹霞地貌。

山巅之上矗立着一尊高塔，用青砖垒砌而成，远处眺望，有点"老妪盼儿归"的全景式造型。走到近处才发现，这塔并非一个人物造像，而是通体呈圆柱状，塔的顶端略像个圆球，塔的基座镌刻有"望儿塔"三个红色大字。我们前往山巅东侧的拜母祠。那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大型祠堂，其依山而建，体量很小，只有一米多高，有点像露天敞开式的摩崖石刻，一尊母像立于中央，游人至此都喜欢鞠个躬。

下山时走向山体北侧，一个指示牌上面写着"慈母石简介"。站在这个位置回望，半山处还有一巨大岩石特别像一尊老妪雕像，脑后那高高的发簪，明显突出的下颚，轮廓清晰，形态逼真。那便是"慈母石"，俗称"老太太头"，是自然形成的造型。相传很久以前，望儿山下是一片大海，海边住着母子二人，母亲为把儿子抚养成人，白天在田间劳作，晚上纺纱织布。儿子历经十年寒窗，学得满腹经纶，赴京赶考，却不幸船沉人亡。然而母亲并不知情，她每天登山眺望，就这样一直望到白发苍苍，有一天竟化成一尊雕像……传说凄美，令人唏嘘。我们驻足于此，也是百感交集。

据说每年母亲节到来之际，营口熊岳都要举办大型活动，如今已连续举办了二十多年。这慈母圣地，便也成为一个以母爱为主题的旅游区。

石塔下有"望儿塔"三个大字



传说中的"老太太石"

母亲湖

《大美中国》栏目欢迎投稿。稿件要求以纪实性的图片为主，紧扣"大美中国"主题，内容不限，可人可景可物。投稿请发至邮箱：ywdmzg@163.com，并请以"大美中国"为邮件标题，同时提供详细个人信息。

大哥的"稻虾梦"

□陈青延

大哥家门前的责任田头，竖着一块标有"稻虾共作示范基地"的蓝色牌子。六月底的一天上午，太阳升起一树高的时候，一辆运输车便开到了大哥家门口，那是来收购他的小龙虾的。数着一沓沓崭新的百元票子，大哥的脸乐开了花。

大哥家，也就是我的老家，就在湘北大通湖边的一个农村。那里地势低洼，水源充足，有着发展"稻虾共作"产业得天独厚的优势与基础。上世纪80年代初，我被招工，进了县城，大哥、大嫂和父亲、母亲以及侄儿、侄女一家六口人，共分到责任田20亩。那时节，乡上会对农户的生产进行监管。上交公粮有任务的年头，还要求农民种植常规"双季稻"；上交棉花有任务的年头，又要求农民扩种棉花；遇上苎麻价钱猛涨的年头，又要求农民"发麻狂"，一窝蜂地大面积种植苎麻……这其实有点盲目生产，也导致后来苎麻成了臭鱼烂虾，卖不出去。所以，种了20多年的田，大哥大嫂一家人，一年365天面朝黄土背朝天，遵循着传统的种植模式，却并没有带来可观的收益。我倒是经常看到大哥围着责任田转悠，或蹲在田头，嘴里叼着一支烟，满脸愁容。

2012年开始，大哥才终于找到一条投资少、周期短、收益大的致富途径，那就是"稻虾共作"的生产模式。他带着平常省吃俭用节余下来的钱，前往江苏宿迁和湖北潜江，实地学习"稻虾共作"生产技术，回家以后，又通过小额贷款与土地流转政策，除自家的二十亩承包田外，还租赁了左邻右舍的十余亩稻田，做起了他的"稻虾梦"，也开启了一场小面积、小规模的"稻虾共作"生产活动。

大幕拉开，一连几个星期，大哥都带着雇佣的几个村民，奋战在30余亩稻田里。他们构筑土埂隔离带，开挖虾沟，清除野杂鱼、野泥鳅和鳝鱼，培育优质虾苗，忙得不亦乐乎。

近五年的辛勤耕耘，大哥终于建起现在这个小面积"稻虾共作"生产基地。小龙虾在稻田吃虫吃草，由于运动量足，个头也大，味道自然更鲜美，而稻米因为生态除虫除害，也是优质无公害产品，又深受人们欢迎。如今大哥一家人每年"稻虾共作"的经济效益，比往年常规种植水稻，净增了二三十万元人民币。

大哥在自家富起来的同时，也不忘众乡亲。他指导和帮助村里年老体弱、因残因病致贫的农户，一起启动"稻虾共作"生产模式脱贫致富。据说村里有一位寡妇，丈夫死得早，她体弱多病又带着一个患有癫痫病的儿子和一个患有精神分裂症的女儿，后来正是大哥针对她家的情况，无偿地提供了优质虾苗，又帮她雇佣民工修围栏、挖虾沟，也建起了小范围的"稻虾"种养基地，最后终于脱贫。

在大哥的影响和带领下，至今村里已有20户贫困户进行了"稻虾共作"生产，有机稻米和小龙虾更销往了省外。大哥笑着说，这才是最美丽的"稻虾梦"，看着村里一户一户地走上脱贫致富之路，比自己一沓一沓地数钞票还要高兴呢。

那团正红犹在眼前

□谢新源

文学编辑家、评论家崔道怡先生，2022年7月17日在北京去世。我是一周后方才得知这个消息，惊愕中陡生哀痛。虽然与崔老师只有过一面之缘——在一次笔会上听过崔老师的课，但他驻留在我眼底的一团红，却让我足足忆了23年。

1999年10月底，北京已进入初冬，从长城那边刮来的北风含着凛冽，让山区早早地下起了雪。位于城西门头沟之西的妙峰山银装素裹，解放军总后勤部文学创作笔会就在这山脚下一座军营里开班了。我特意提前一天拖着行李箱前来报到，从遥远的广州。

那天，天色依旧阴沉，雪未再下，我们近五十位年轻的业余作者端坐教室，用热切的目光、热烈的掌声，迎来了由总后勤部创作室主任领进教室的崔道怡老师。他一米八五的个头，高大却稍嫌瘦削，面色微黑，头发花白。那年，他66岁，刚从《人民文学》杂志常务副主编的位置上退休。最让我们惊奇的是，是他的着装——整个上半身都是红色：大红毛衣外套、大红夹克，加一条大红围巾，里面还扎着暗红色的领带。主任照例要先讲几句的："天寒地冻，路途遥远，可是崔老师一听说要给我们总后部队的年轻业余作者讲课，放弃了午休，急着赶来。让我们再次用掌声对崔老师表示欢迎和感谢！"崔老师立刻站起身，谦逊地向我们鞠躬。他一口东北话，口音浑厚、有磁性，话语热情、奔放，开门见山地说："作者，创造美；编辑，审读美。鉴定作品其实就是鉴定作家，它们有着相同的审美标准。如此说来，把我作为文学编辑所积累的几十年审读感悟，与在座的各位作些交流，或许就能帮助到大家。"

我们得知，崔老师是辽宁铁岭人，1956年自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随即进入《人民文学》杂志社，从普通编辑做起，到1998年65岁时退休。他做过杂志社小说组组长、编辑部副主任、副主编、常务副主编；1992年开始享受政府特殊津贴。他发现并推举众多文学新人，编辑、审发了大量精品力作；他还担任过多个文学奖项的评委，自身亦获奖数量可观。

我记得那天崔老师的授课题目是《如何鉴定文学作品》。他以小说创作为例，用下午三节课的时间深入地展开，讲到了三个方面的内容：语言、细节、情感；争取别有洞天的意境；好作品应有的"四个力求"。他妙语连珠、风趣幽默地说："情节是硬件，细节是软件；情节可以是假的，细节必须是真的。文学本来所表现的就是人的情感、心理；多情作动力，灵感做前驱，想象开天地，巧言出新奇；能杀能恨才能文。意境，就是营造作品的别有洞天……"言语间，他脱口而出的一些自悟或借用大作家们的名言警句，至今犹在耳畔。诸如：作家应该手持筛子，在生活的尘土中筛选出金子，打造出金蔷薇；作家应该是语言的富翁、知己、主人；语言，能够在一瞬间使你的作品成为永恒。又比如，福楼拜曾说，我费尽千辛万苦，为我的项链寻找珍珠；老舍曾说，语不惊人死不休……

崔老师讲课，一直情绪高昂，满腔炽热，就像他身上穿着的大红毛衣、大红夹克，红得夺目，点燃了他自己的激情，也深深地感染和感动着我们。或许，因为他毕生从事编辑工作，对文字有种独特情感，对表达有着某种特殊的执著，即便是口语授课，所用到的每一个字，亦满怀近乎神圣的崇敬。

课间休息，大家情不自禁地纷纷围上去，不放过当面讨教崔老师的机会。面对大家的你一言，我一语，崔老师显然已经口干舌燥，也只是随手喝了口保温杯里自带的茶水，还是那么耐心诚挚地回应大家。有人不失时机地邀请崔老师合影留念，他也乐呵呵地笑着答应。就这样，他身上的那团大红色，深深驻留在我的眼底。

三节课的时间似乎一晃而过，我们都意犹未尽。可因为诸事在身，原本同我们一起吃晚饭的崔老师，不得不匆匆离开。我们都涌出屋，依依不舍地目送着那团大红色，渐渐远去到营区大门尽头。

我当时并未想过，这短短三节课竟能对我产生如此强烈的影响，因为在那之后，我不自觉地就在平时写得多的散文和报告文学中加入了小说的创作手法，从语言、细节、情节到意境的营造，都有所改变、突破，这种改变是我始料未及的，而在读者眼里却明显增强了创作的动感、空灵感，情感表达亦愈加充沛，甚至得到不少评论家们的关注。因此，崔老师这堂课之后的23年里，我一直在心里默默地感激着他。

但这堂课之后，我竟与崔老师再无缘交集。我关注到他的行踪和消息，通常都来自于他参加各种活动时的报纸报道，每一次配发的照片中，我都能看到那一团红色——他始终爱穿一袭红装，似乎成了他的标志。

"思想力求有深度，人物力求有个性，故事力求有新巧，结构力求有美感。"这是崔老师那天授课结束时，对我们提出的"四个力求"写作希望。二十多年来我一直铭记着、践行着。此刻，仿佛又看到那团正红色出现在眼前，看到他那炯炯有神的目光和奕奕神采的演讲，看到他的豪爽、奔放和激情四溢。